

第三十章 洋为中用

高易是圣诞晚会上逃避火灾时受伤的21人之一。他在挤踏中为了替妻子艾玛开路，摔了一脚，右腿骨折，事后不得不在仁济医院打石膏，使用丁字杖走路一个月有余。昨天，刚卸下石膏，总算现在能舒舒坦坦地坐在办公室的靠背皮椅里审阅今天要面试的新律师的履历表。

这份履历表，他已经看过5遍了，还是挑不出什么毛病，至少在纸面上挑不出来。新律师名叫威廉担文，生于1842年，1867年进入林肯学院，去年1870年1月26日以第三名通过大英出庭律师资格考试，同年他以第一名通过大清江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办的海外中英双语资格考试。这最后一条尤其重要，说明这个新律师中文出色，对中国的税法通晓程度远远超过一个刚毕业的法学院学生。

高易对自己迫切需要寻找的律师帮办有清晰的标准。这个律师帮办必须才华出众，渴望工作，对法律在上海租界这片土地上的运用有强烈兴趣。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目前经手的业务主要分成七类：替华商在租界投资房地产办理“挂名道契”；华洋民间产生纠纷的诉讼；洋人民间产生纠纷的诉讼；洋人居民同中国官府产生纠纷的诉讼；洋人居民同洋人官府（工部局或领事馆）产生纠纷的诉讼；华人居民同洋人官府（工部局或领事馆）产生纠纷的诉讼；中国官府同洋人官府产生纠纷的诉讼。也就是说，除了华人居民同中国官府产生纠纷的诉讼，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样样都经手操办。其中最繁忙的是替华商办理“挂名道契”。鉴于这样的业务分类，高易将担文履历表上的知识和能力，逐一比照，觉得没有一类业务，是担文律师不能胜任的。最为关键的是，大清江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自己的堂妹夫金登干，特意来信向自己推荐担文。金登干的信是这样结尾的：“一旦担文

先生加入大清江海关，出于职业道德，我将不便再向你提供任何关于他的人事资料。所以，万弗错过此次招聘担文先生加入贵事务所的机会。”

9点30分整，有人敲门。

"请进，"高易边说边理了理领带。

办公室门被男跟班打开，然后请面试的律师进来。

担文律师，今年29岁，身高6英尺，浓密的棕发，连鬓胡子修得很短，狮子鼻的左右上方长着两颗猎人般锐利的绿眼睛。他的西装料子并不考究，说明刚出道的他来自普通家庭。看来他对工资报酬会比较重视，高易这么想。

"是威廉担文先生吧？幸会。"高易忍住右腿伤愈后的僵硬，站起来跟担文握手。

"幸会，幸会。"

主客在办公桌两边坐下，担文迅速将整个办公室扫了一眼。这时，男跟班端来装红茶和茶具的银盘子，高易招呼向客人倒茶放糖块，相互寒暄一阵。初次见面，担文一点也不拘谨，他的声音浑厚有力，犹如男中音声乐家，这样的声音在法庭上是比较有利于压倒对方的。

"请告诉我您比较喜欢做哪一方面的法律工作？"高易开始面试的第一个问题。

"诉讼。"

"为什么？"

"容易成名。"

担文的直率使高易暗暗吃惊。

"你觉得赢得诉讼的关键是什么？"

"如果我是替被告当律师，赢得诉讼的关键就是想方设法证明原告是个不可信的人，从而使原告的话在法官面前失去份量。如果我是替原告当律师，赢得诉讼的关键就是证明被告既有动机，也有行动做了挨告的那件事情。"

"为什么，当原告律师的时候，证明被告是个不可信的人就不是关键呢？"

"一旦成为被告，脸面就不光彩。在这种时候，证明被告不可信，不过是在黑脸上再多抹点黑，不够伤害。"

"鄙律师事务所每年要接二十个诉讼案子，你会觉得它们都很有趣的。"接着，高易向担文详细介绍了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经手的各类诉讼，确定担文对哪部分的诉讼较感兴趣，较有把握，然后，又问担文："你对税务有兴趣吗？"

"是报税，还是税务纠纷？"

"两者皆有。"高易向担文解释"挂名道契"，在这件租界特有的业务里有成年累月替客户完税的奔波，也有替客户争取尽量合法少缴税的任务。

"我会很乐意和税务当局打交道，替客户争取尽量合法少缴税。至于成年累月替客户完税的事情，让一个细心的职员去做，不就行了吗？"

这个年青人真是直率到自负的地步，高易想。每一个出色的法学院学生都会厌烦替客户完税那种刻板的工作，但是把那份厌烦坦率地表达出来，却是不多见的。这位新律师或许已经拿到大清江海关的聘书，有恃无恐，所以敢把自己不喜欢什么说在前头，免得正式上班后再找理由推开那些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在林肯学院学得很出色，我读过你写的论文。"

"谢谢夸奖，我在学习上不怕下工夫。"

"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担文绿色的眼睛却在说"我的婚姻关你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好比新兵训练营，一周工作70小时稀松平常。所以，如果你结婚的话，我希望你太太能支持你以事业为主的生活节奏。"

"原来是这样。我相信，贵事务所付给律师的报酬也会根据这样的工作量作出相应的调整。"

果然是个看重钱的家伙。不过，这不奇怪。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青年法学院高材生，除了求财，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要来远东呢？高易想，待会向担文开出报酬时，不会叫他失望的。

"可以谈谈你老家的情况吗？"高易把自己的语气调整到尽量恭敬的地步。他知道这个问题有点侵犯隐私的味道。

"请问这个问题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连？"担文的回答高易并不意外。

"我希望到我这里来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幸福安定的老家，这样，没有后顾之忧的律师才能高效率的工作。"

担文笑着点点头。"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的父亲是牧师，我是家里的老三。大哥是牧师，二哥在印度当税官，家里不富裕。我是部分依靠父亲教会的奖学金，部分依靠学习期间去法庭当速记员，赚些外快。读完法学院的。"

"你是怎样又赚外快，又这么快念完法学院的呢？"

"我把学习放在首位。"

高易亲切地笑笑，觉得面试到这个阶段相当满意，现在该是让应试者提个把问题的时候。根据应试者提出的问题是否恰当，作为对应试者又一次考验。

"担文先生，你对我们律师事务所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我加入贵律师事务所，我一开始做什么工作？"

"你的正式头衔将是见习律师帮办。最初六个月，在‘挂名道契’的业务里，律师事务所的总文案将带你熟悉所有文件处理以及要和哪些华洋官府来往，怎样来往。在诉讼案子里，你将帮助我查证有关的法令，规章。如果一切顺利，六个月后，你的正式头衔升为律师帮办。从那以后，我要把一部分诉讼案子完整地交给你处理。不过，我将监督每件案子的进程，包括事先瞭解你对每件诉讼案子的处置策略。一旦你升为律师帮办，我将带你和我一齐出席领事馆或工部局需要租界律师出席的任何新法规出台前的听证会。有时候，

我会委托你代表我全权出席这些会议。你将发现，在我这里上班，有趣富有挑战的内容远远超过刻板枯燥的内容。除了这些，你还想知道什么吗？”

“我什么时候升为合伙人？”

高易的耳朵像被针扎了一下，比骨折时更刺激。这个年轻的应试者直率到咄咄逼人的程度。不过，话得说回来，升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不正是每一个应试律师所梦寐以求的目标吗？

“7年以后。”

“为什么是7年？”

“因为，我用7年时间，把这家律师事务所从草根做起，到达今天公共租界首席律师事务所的地步。在成为合伙人之前，你的收入就很可观。”

“我想知道一个大概的数字。”

“头六个月，月薪40镑。六个月后，月薪50镑。以后每年加薪5%，再加年底分红大概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你可以和我一样享用律师事务所的马车。你会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室，在律师事务所用中餐和晚餐是免费的，除节日外，每年有两个星期的休假。我猜想大清江海关正在考虑聘请你，我很自信，我给的薪酬能把江海关的薪酬比下去。”

高易边说边观察担文的面部反应，努力搜寻自己开出的薪酬是否打动对方心弦的迹象。

于此同时，担文在脑海里迅速比较他所知道的别家雇主开出的薪酬行情。凭着大英出庭律师资格执照和江海关中英双语考试资格证书这两块金字招牌，不仅仅是大清江海关，还有大清江南制造局，大清福州船政局，和香港老牌高华托律师事务所都对他表示有聘用意愿。除了薪酬，他更要考虑每份工作的前景，多快可以使自己成为像高易那样有地位的律师。

没有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迹象，高易望办公桌抽近身体，补充说：“我正在寻找

新的办公楼，估计半年里我们就会搬到外滩附近去办公。”

“像现在这样也不错。“担文的口气意外地随和。”我还能问一个问题吗？”

“尽管问。”

“贵律师事务所现在有几位律师帮办？”

“一个都没有。我这里一共有两个律师帮办的位子，目前都空着。如果你愿意来工作，你将成为我这里第一个律师帮办。还有什么问题吗？。。。愿意参观一下我们的办公场所的话，我乐意带路，我们边看边聊。”

高易说罢，依靠两只手撑住办公桌，站起来。尽管右腿不方便，高易希望陪担文在律师事务所里转转，用比较不正式的方式，探出担文愿不愿意接受聘用的态度。

“不，不用参观。“担文摇摇手，”高易律师，您腿不方便。改天方便的话，我再来参观。谢谢您今天给我面试的机会。”

担文站起来和高易握手告别。这时，高易有点后悔，刚才不该先站起来，给对方一个趁机告辞的机会。他从担文的态度知道，担文没有要来自己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兴趣。如果再多坐一会，多聊一阵，他或许能扭转局面，找到吸引担文来工作的说辞。

高易撑着昨天刚取代丁字杖的手杖，送担文到大门口。男跟班替担文披上大衣，打开大门，扑面而来冬季的寒风。高易拍拍担文宽厚的肩膀，说：“我这里的门永远对你开着。祝你好运。”

“您也好运。”担文彬彬有礼地鞠躬告辞。

高易回到办公室，坐下，这才感到伤愈的右腿隐隐发疼。他细细回顾刚才和担文的面试，断定等七年后当合伙人这个规矩，打消了这个年少气盛的高材生想来自己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兴趣。那么究竟应该等多少年，一个律师帮办才能当上合伙人？现在，招聘律师帮办的事情刚刚开始，对于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答复下一个应试者呢？

高易的沉思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进来。"

总文案容嘉树开门进来报告，"镇江船运公司的景八爷来了。他在会议室里等您。"

"喔，景八爷？我不记得今天跟他有会议约定，难道我记错了？"

"高大人，您没有记错。景八爷今天来之前没有预约。"

"好吧，把镇江船运公司的年度关税审计报告有关卷宗送到会议室来。"高易吩咐总文案，然后瘸着腿，走进会议室。

景八爷已经六十出头，脸上的皮肤依然细腻红润，和嘴上变白的山羊胡子，刚好构成红颜白发。使高易感到惊奇的，不是今天景八爷没有预约的到来，而是景八爷今天带来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坐在他身边。孩子长得白皙胖硕，天真的大眼睛，朝会议室墙上那些稀奇的西洋绘画骨溜溜地看个不停。虽然是小孩子，却像景八爷一样穿得正正经经。墨亮的瓜皮帽顶上按着一颗殷红的绒球，紫红色缎面的海狸皮袄，袖口捲起，露出里面洁白的长袖绸衣，翻毛皮面布底靴，显然没穿过几次，靴底还很干净。

"给高爷爷磕头！"景八爷看到高易撑着手杖走进来，立刻叫小孩子行大礼。

高易不知所措，尤其对那个"高爷爷"的称呼很敏感。儿子亚力克斯还不到两岁，怎么自己成了"爷爷"？

这时，男跟班端茶水进来，高易吩咐男跟班带小孩子去厨房招待吃"香港饼家"做的洋点心，却被景八爷挡住。"不忙，不忙。高大人，今天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孩子，等我们谈完，再让孩子走开。"

"好吧。去拿些巧克力来，"高易吩咐男跟班。

"高大人，我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去世，这是我唯一的孙子，属猪，今年开春满八周岁。。。。"

"八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效劳？"

"我拜托高大人帮助我孙子去大英帝国留学。"

高易觉得细汗顺着脊梁流下。“如果我没有听错，他才八岁，是吗？”

"虚岁十岁。"

"即使十岁，还是太小啦。"

"不小不小。我要你把他送进英国最好的学校，不要吝啬学费，再多的学费，我会付给你的。"

"您只有一个孙子，这到底为了什么？"

"如今是大英帝国的天下，我要你帮我孙子去英国留学，不把他训练成跟你一样的绅士，就不要回来。。。"

"景会长。。。"

"高大人，您不要打岔，听我说完再说，好吗？现在是大英帝国的天下，华人要站住脚，必须跟英国人合拍。看看今天租界里的华商头面人物，徐润，唐廷枢，还有那个半鬼子林泰勒，哪个不是从小学洋文，跟洋人混在一起长大。我已年过六十，送孙子出国留洋十年，回来后我或许还活着，可以接我的班。再迟几年送他出国，等他回来，我还在世上吗？就是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孙子，所以我非得这么做！"

高易同情地点点头，尽管他对如何帮助景八爷的孙子出国留学，心里一筹莫展。他端起红茶，喝了一口，微微皱眉，不是因为茶没有放糖，很苦，而是在思索这件事情上怎样给景八爷祖孙一个交代。他的目光瞄到墙上那幅苏格兰山水油画，心里陡然有了主意。

"景会长，孙少爷出国留学的事情，我可以通过我太太向托玛斯牧师打听。托玛斯牧师认识英国哈罗公学校长。哈罗公学是大英帝国数一数二的顶尖学校。我请托玛斯牧师替孙少爷瞭解这家学校的录取标准，和怎样准备通过考试进入这间学校。"

景八爷频频点头，除了"哈罗公学是大英帝国数一数二的顶尖学校"外，高易其他的话他都没有听懂。

"那么，进了哈罗好比是中秀才？举人？还是进士？"

"进了哈罗公学就好比是考中秀才，"高易解释，"哈罗公学毕业以后，进入牛津或剑桥大学读书，好比中举人；再念下去就好比中进士。。。"

"够了，够了，"景八爷拱拱手，"这恰是我要的。拜托费心，我什么时候来听回音？"

"信件往返，恐怕需要半年。我会把孙少爷的详细情况和景会长的家世告诉托玛斯牧师，哈罗公学是很看重学生家庭背景的。我请托玛斯牧师争取做到一次信件来往，就搞清楚孙少爷留学的大事。"

"快给高爷爷磕头道谢！"景八爷吆喝孙子再行大礼。

这时，容嘉树捧着大把卷宗进来，放在桌上，退走前，景八爷挥挥手，示意孙子跟着容嘉树出去玩。从景八爷的眼神看出，他还有其他事情要谈。

"高大人，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

"景会长，去年最后季度镇江船运公司的江海关税审计，我会在下次董事会开会的时候，向你报告。目前有的数字还没有算好，景会长有什么要修改的吗？"

"我来不是为了江海关税。我来是因为听说高大人有办法降低镇江船运公司缴给官府的税。"

"缴给江海关税，就是缴给官府的税。每季度缴一次，每次我都详细审查，确定没多缴或漏缴。"

景八爷摇摇头，叹口气说："我不是在说江海关税，那一块，给高大人审过，我是再放心不过了。我说的缴给官府的税，其实不是税。。。"

"哪是什么？"

"是捐。"

于是，景八爷告诉高易，在大清和长毛内战期间，交通阻隔，粮运困难，大清为了让八旗以外的汉人军队有足够的军饷，作为一种临时的战时措施，准许地方官就地设立关卡，向过往的商民征收货物税。这种税收在内战结束，缴税恢复正常后，理应取消，却没

有取消，而是以“捐”助形形色色的地方财政的名义，变相生存下来。这种“捐”的数目完全由当地官方决定，只涨不跌，让行驶在长江中下游的镇江船运公司负担越来越大。

"镇江船运公司刚买了一艘轮船‘福青号’，一次可装7500担货物。如果按照汉口新开征的捐，跑汉口一个码头，我每次就要多缴500两银子。高大人，你有办法让我少缴的，对吗？“

"景会长，不要着急，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以前你没有跟我提过这个捐？“

"以前捐的数字没有这么大。而且，你告诉过我，什么官司你都能打，就是不打中国老百姓和中国官府之间的官司。“

"没错，我至今还是这个立场。是谁告诉你，我有办法帮你少缴这类捐的？“

"‘宝源祥茶栈’的大老板徐润。他雇我的船运茶叶，’福青轮‘就是为徐老板去汉口运茶的。“

"既然这类捐理应取消，我可以替你向大清江海关投诉，请赫德大人下令禁止各处地方官向过往商货开征这种变相关税。”

景八爷听到要向大清江海关投诉，横向摇手像赶苍蝇那么快。"万万不可！高大人，你去投诉，就是要我的命！“

"怎么会是这样？”高易双手撑住会议桌的边沿问。

"我们这些商人是什么？是待宰的猪。“

高易望着景八爷丰腴的身体，觉得这个比方，尽管不厚道，却是有几分贴切。景八爷没有察觉高易的目光，牢骚像打开闸门一样奔泻而出："赫德大人如果下令禁止征捐，就是断了地方官的财路。我跟徐润，唐廷枢他们那帮大老不同。他们的生意在租界，财产也在租界。我呢？生意在租界，财产却不在租界。高大人，你知道鄙人家里在镇江世代经商，略有薄产。如果地方官向我下手报复，我在镇江的家产还保得住吗？高大人大概还记得，10年前，我在仪和洋行的商船‘玫瑰号’上做生意，被江海关抓了，英国领事馆传我

出庭作证，我都不敢露面，就是不想得罪官府。常言说得好，民不与官斗。徐老板告诉我，你高大人，不用得罪中国官府，也有办法减免纳捐。所以，我今天特意来上门请教。高大人，千万替我想个两全齐美的法子。”

“你是说既不要得罪中国官府，又可以免去纳捐？”

“正是这个意思。”

高易再次端起茶，慢慢喝了一口。心里却在快速评估徐润推荐自己帮助景八爷减免纳捐一事的来龙去脉。徐润也是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顾客，他曾经多次委托高易替他办理购买房地产的“挂名道契”。但是，到今天为止，他没有让高易卷入任何与茶叶贸易有关的法律纠纷。为什么，徐润突然感兴趣要自己帮助景八爷减免纳捐呢？是因为，景八爷减少纳捐后，运费减低，“宝源祥茶栈”也能分享较低的成本吗？高易觉得在帮助景八爷找到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前，对这件事情的背景要瞭解清楚。

“景会长，你是什么时候跟徐老板说起这些讨厌的纳捐？”

“已经很久了。”

“那么，为什么徐老板到现在才推荐你来找我想法子呢？”

“因为，徐老板最近要成立茶叶公会，想帮助茶商降低运茶的水脚，所以。。。 ”

“明白了。”高易礼貌地阻止景八爷继续说下去。他调整一下坐姿，让僵硬的右腿弯成比较舒服的角度。同时，景八爷关于成立茶叶公会和降低水脚的关联，也使高易调整了对整个事件的看法。高易知道徐润是一个富有魄力和眼光独特的生意人，既能抓住眼前的银子，也顾到将来的银子。他要帮助景八爷减免纳捐，显然是为了成立茶叶公会而下手的一步关键的棋子。像高易所有的顾客一样，徐润明明知道高易他不插手华人官民之间的纠纷诉讼，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推荐给景八爷帮助他减免镇江船运公司向中国地方官吏纳捐呢？显然，徐老板已经看到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走，自己可以不用捲入华人官民之间的纠纷，照样替景八爷减免纳捐。

这时，会议室门外传来小孩子奔近的跑步声。门呀地打开，景八爷的孙子探进头来，眼睛闪亮地眨吧。

"爷爷，我要回家。"

"没规矩！进来，坐下！"景八爷呵斥孙子。孙子缩回头，砰地关上门，门外传来小孩奔远的跑步声。

景八爷朝高易歉意地笑笑。这时，高易忽然有了主意。"景会长，刚才你说官府要打击报复你，是因为你断了他们的财路？"

"正是。"

"如果你没有断了他们的财路，官府还会报复你吗？"

"当然不会。但是，我纳的捐就是他们的财路。取消纳捐，不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

"如果我想办法让你一个人不纳捐，官府归官府继续征捐，那样的话，官府还会报复你吗？"

"那要看我以什么理由不纳捐。啊，我猜到了，高大人你是不是认识什么大官，让那个大官写信告诉官府，不要向我征捐？"

"你说得跟我想得不一样，但是有点类似。请你给我几分钟，让我去隔壁资料室查些资料。回来，我就告诉你有没有方法让你不纳捐，也不遭报复。"

"阿弥陀佛，拜托费心。"景八爷合起手掌，向高易致意。

高易离开会议室，走进资料室。

资料室里，尽管跟会议室里一样，桌子，书架，书柜都是考究的红木傢俱，但是几乎每半个平方英尺的地面，桌面，或椅面，都堆满了法律书籍和牛皮文件袋。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每年要处理几十件诉讼案子，和上百件"挂名道契"，所有跟具体案子有关的文件占据了书柜和书架上一切体面的空间，余下供参考的文献，书籍，抄文，只好居无定所被挤到那些用手臂或脚跟可以推来挪去的地方。

总文案容嘉树正在用鹅毛笔蘸墨水誊写一份大英自来火房和工部局签定铺设极司菲尔路上某段煤气管道的合同副本，看到高易穿过书堆形成的曲折小道挪步过来，站起来问：“高大人，需要什么？”

“《大英公司组织法》和《公共租界商团法人注册条例》，现在就要。”

高易说完在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这是一把没有靠臂和靠背的帆布折叠椅，放在书堆里，纯粹是为了方便在伸手能达到的范围里寻找资料。高易坐下后，从腰部以下埋在书堆里，几乎不能动弹，加上右腿伤愈后的僵硬，使他觉得像受刑一样难受。幸好，容嘉树对迷宫一般的资料堆积瞭如指掌，在一阵很快的抽拉翻看后，找到高易要的两本法规，递给高易。

高易对容嘉树挥挥手，示意后者回去做原来该做的工作。自己打开一本法规，找到感兴趣的那页，在打开第二本法规的时候，他伸手往裤袋里掏摸一阵。然后，他对容嘉树说：“扶我起来，跟我到会议室去。”

景八爷像孩子盼望糖果一样，看到高易带着容嘉树回到会议室。高易没有坐下，站着问：“景会长，你对镇江船运公司董事会里的事情可以先斩后奏吗？”

“当然可以。我是董事长，佔有75%股份，只要理由充分，我随时可以先斩后奏。”

“太好了！我要求入股镇江船运公司，你同意吗？”

景八爷脸色泛白，高易提出的要求太意外了，难道这个洋人要趁机吞并镇江船运公司？

“高大人。。。你要入股多少银子？”

“1银元。”高易说罢从裤袋里掏出一枚半旧的鹰洋。

景八爷如释重负，血色回到滚圆的脸颊。“高大人为了镇江船运公司的事情，一向操心，理应入股，欢迎入股。”

“我以1银元入股后，作为股东，请景会长邀我成为董事会正式成员，然后，委托

我代表董事会，去英国领事馆商务科注册，把镇江船运公司注册成英资企业。从此以后，镇江船运公司的商船挂英国国旗行驶长江，不用再向各地纳捐。各地官员继续向其他商船征捐，和景会长无关。这样各地官员既不敢，也犯不着找景会长在镇江的老家打击报复。我在镇江船运公司董事会里是最小的股份董事，景会长先斩后奏的权力，不会有丝毫削减。你看，这样的安排好不好？”

“好，好，太好了。不过，高大人你确定，只需一块银元的股份，就够格成为英资企业？”

“根据法规，”高易用手指关节轻轻敲击拿在容嘉树手里的两本法规，“只要有英国公民入股，并且有英国公民参与公司的决策高层，就够格成为英资企业。如果，景会长同意这么做的话，总文案现在就可以在这里拟好文件，供你我签字生效。”

景八爷的脸笑得嘴角连上眼角。他顾不上孙子几次开门进来闹着要回家，耐心等待容嘉树在会议上拟成了对高易入股的认证书，邀请高易加入董事会的公函。。。

一小时后，景八爷一手握着签好字的文件，一手牵着孙子的手离开律师事务所。这时，高易吩咐容嘉树以后每天事务所里要准备好30块银元。

“派什么用场，高大人？”

“今天，镇江船运公司从华资企业变成英资企业开了头，以后要学样的人，会少吗？”